

一块百年匾额，引出一段历史——

温州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余朝绅其人其事

■ 余哲春文 余建敏摄



网络图

5月17日，是个平常的夏日，可对于乌牛大嶂村来说，却是个不平凡的日子。村口桐树绽放着晶莹的花朵，牛潭的三角梅吐露得分外艳丽，似乎在欢迎一群来自远方的特殊客人。

八点半，我和村长宪达一起在村口等待。第一批到达的是余安荣老兄带领的乐清车岙余氏宗亲。安荣兄今年75岁，十年前，从教育战线退休后，热心张罗村里余氏宗族的事务。第二批到达的是来自温州的余朝绅后裔，其曾孙余宏初、大曾孙女余曼秋和夫婿王建国、小曾孙女余景华。这四个人，无论是公务员，还是个体经商，都小有成就。现在都已退休，安享晚年。第三批到达的是大嶂人余朝彩的玄孙余文成和余胜夫，他俩早已迁居岳田村，现在分别在海宁和广州经商。

这三批素未谋面的客人为什么会汇聚到大嶂，叙旧话新？

这都要归功于一块古老的匾额。



素未谋面的同宗因一块匾额相聚老屋

一块百年旧匾

前年，村民余顺辉、余雄龙等人的老屋，中堂因久失修破败不堪，无法居住。虽然这座老宅的主人现在大都迁居外地，但作为大嶂村的太祖屋（系老太祖余康礼从乐清车岙迁居至大嶂所建的第一座房子）意义非同寻常。在修缮中，旧屋主人偶然间在中堂楼阁里发现了一块光绪年间的匾额。历经百年，木质几近腐烂，字迹模糊难辨，岁月透过龟裂的缝隙显现出来，屋主人赶忙将它收起。

几天后，我回老家，顺辉大哥把这块破败不堪的匾额拿出来，我仔细一看，眼睛一亮，匾额中间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——“宾庭介福”，右上角还写着一行小字——“朝彩宗兄余老先生七旬双寿”。

宗弟余朝绅书，左边落款是“光绪廿一年春王月吉立”。

这匾额价值不菲啊！因为我从小就听长辈们经常说起，有关清朝进士余朝绅的事，村人皆引以为荣。于是，我吩咐顺辉哥一定要好好保存，等大嶂村建了文化礼堂后，让它成为“镇堂之宝”。

今年四月，我又回到大嶂，见文化礼堂建设已近尾声，于是叫上两位村民，把这块旧匾额抬



出来，几个妇女用清水和抹布把匾额清洗干净，用布包好。我们几个人当场商议，把老匾额如旧修复，挂在祠堂里，再按照复制一个新的，挂在文化礼堂里。于是，兵分两路，我和西敏去雕刻厂制作新匾，而余光则带着旧匾去温州找艺匠修复。

第二天，我用微信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乐清的余安荣老兄，他喜出望外，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温州余朝绅的后裔，余朝绅的后裔们得知此事后，如获至宝，表示尽快来大嶂村看看他们曾祖父的真迹。

话说两头。当发现匾额后，我觉得受赠者余朝彩并非一介普通农夫，试想，在一百多年前

(1895年)的大嶂山，夫妻双双做七十大寿，(到解放初期，我国人均寿命仅37岁)，设筵喜庆，还有朝廷大官为他送匾祝贺，这是个多么有福气的人啊！因此，我一边寻访余朝绅的后裔，一边在寻访余朝彩的后裔，经查找大嶂草谱，发现余朝彩是移居岳田余景清的太祖。继而，我又打电话给岳田的学生余宋良，很快就找到了余景清的儿子余文成和堂弟余胜夫。

半个月后，老匾的修复和新匾制作如期完工。继而，我和安荣兄商议，决定择日把朝绅和朝彩俩家的后裔召集起来在大嶂山相聚。

于是，就有了5月17日的这一个大嶂山探亲寻宗之旅。

余朝绅其人其事

余朝绅(1855—1917)，号筱泉，乐清车岙人，与大嶂人同根同源。余朝绅6岁失怙，由母周氏抚养，后迁居温州丁字桥巷。

朝绅从小聪颖好学，博闻强记，谙熟《通鉴》，问其史事，对答如流。15岁应县试考取第一名。光绪元年(1875年)领乡荐，为举人，取得会试资格。光绪九年(1883年)中二甲进士。时年28岁。据说，乐清市在清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，考取进士只有二人，余朝绅是其中之一，也是温州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。光绪12年，以进士之优被朝廷选入翰林院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同朝的编修有汪诒书、蔡元培等人。而后，又任会试磨勘官、殿试弥封官等职(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)。

甲午中日战争爆发，李鸿章力主妥协，军队节节败退。余朝绅义愤填膺，率浙江老乡四名仕上书朝廷，主张倾力抗日，力挽狂澜，遗憾的是，余朝绅他们七次上书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均不理睬。光绪廿六年(1890)，八国联军大举进攻京城，北京陷落，朝绅失望至极，一气之下辞官回到永嘉(温州)。第二年，清廷发布新政，废除科举，创办学堂。此时，温州知府创办了温州府学堂(温州中学的前身)，推选余朝绅担任总理。民国初年，余朝绅又发起创办了温州甲种商业学校(温州二中的前身)。此后，余朝绅又担任浙江省教育总会副会长，温州和丽水的好多学堂创办均与他有关。

余朝绅与大嶂

余朝绅不仅为民请命，除暴安良，而且对身处深山中的大嶂房族宗亲也关照有加。

当时，大嶂村与邻村行禅因山界纠纷，双方经常因砍柴伐木而酿祸端。后来，在余朝绅的干预下，通过打官司予以解决。因此，有了现在上殿附近的“起诉割儿”的地名。

后来光绪年间，经常有恶丐以乞讨为名，

来村里敲诈勒索。对这些恶丐，说理不听，打骂又不行，无奈之下，乡贤余永镐等人求助于余朝绅。朝绅以自己的名义，写了一段严禁恶丐敲诈的文字，让大嶂宗亲勒石刻碑，立在祠堂门口。此后，恶丐再也不敢来大嶂纠缠敲诈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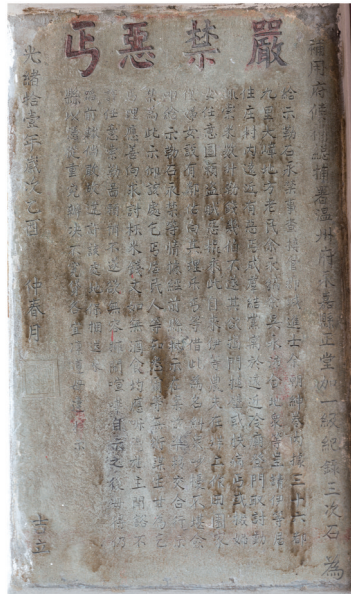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就是不久前发现的朝绅给宗兄朝彩祝

寿送匾的事了。

一块百年匾额，引出一段历史，一串故事，一位名人。余朝绅身为封建时代的政府官员，却有情有义，爱憎分明，造福桑梓，是温州历史上有名的贤士，大嶂人也因为有这样的奸官、这样的先辈感到光荣和自豪。



大嶂村貌



余朝绅当年立下的严禁恶丐碑